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

口 13

2221

5

222/5

韓子解詁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松田永子雲 校

觀行旧刊有第
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
無咎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不見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葦以緩已

昉序文注引作自緩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弦葦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安邑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舊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子所謂離婁

易百步而難睇睫非百步近而睇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言勢可為者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脫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闕陛下韋昭云闕見陛

注猶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闕人主善惡今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育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離朱鳥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言禍善三曰生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意億

下脫之

聖人必知
禍而避何
肯立奔車
覆舟之險

七曰有信而無詐舊刊危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舊刊有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不敢自棄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
習之者也山云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即此意金谷

世雄曰當危急時仲尼之智不能相讓也故号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
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舊刊作去饑寒雖資資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作雖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上財已盡而上
以應上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有先王論夫談者有悖於曰而佛於
字書佛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違也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

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山云安作福以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

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仁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

而不知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其臣非盡如

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

晉望臣則國終不安增不權其力連下

看言不盡力於權衡以御其臣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

故有田常之臣也注臣作身誤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

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彊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

旧刊無下故萬乘也讀上段言田成故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二柄故臣得以成其篡弑

也旧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璠曰齊而無是非黨姦者多

閔曾稱帝故云天子或云太子訛而無是非不黨姦者多

賞於無功使讒諛讒諛面以詐諂為貴誅於無辜旧刊作使

原注僂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其說也

其明主
二條另
提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本明主堅內原注言故不外失
 失之近遠謂朝廷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
 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尸之
 分舜無咫尺之地注此說土無拋之碎且舜顓頊之後有國
 特在下爾於後世而得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於萬世者之謂明主劉涓曰意甚迫
 守道舊刊有第
二十六字

聖王之立法也王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舊刊衍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勸勞情
 盡者名立情實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
 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飾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務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出而怨舊刊
 是為責責守道者皆增一作由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責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深曰賞罰
明則下盡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五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璠

其所易內備上殷法刑五灰傳曰無弄灰所易也斷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曾史俱廢此謂

犯孫標同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

則身不全責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謂可

可取之時也索了凡曰明主之守禁也責育孟賁夏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責育無故能禁

責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慝邪者反

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作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

子章曰危免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伯夷則不妄取故云并

子綽云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謂以而姦人不絕世此二字餘

當作况疑法度量信則伯夷不失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法分明則賢不得奪言不彊不得侵弱衆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其姦人不微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彀則伯夷不得亡通雅曰

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而

智字公達見論語疏正義引春秋以陽蒧或曰姓墨胎氏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姦人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宰予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闕
田常為記則誤矣東書不著子胥子胥諫夫差死
城言之京山詳之書不著子胥子胥諫夫差死
圖人君無入孫吳之畧廢世治不須盜跖之心伏原注法度
亡國之畫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恐甘而無瞋目切齒插於
屈也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客傳索人臣聖拱於舊刊有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切原注子夜之禍原注君臣
矣增刺客傳搯腕索隱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右手也聚脣或焦脣呂子順氏焦脣乾肺或聚眉即攢眉也
服虎而不以桎桎論語注云禁姦而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
塞偽而不以符契符此資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桎
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立法所以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也預備也增獲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也也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策注即微生高也案古今人表微生
高亦作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不獨字恃比干之死節尾生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作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字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
能今本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
於資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言法制不立刑罰不信則盜賊猶有免
殺身故不盜况
常人知之乎

用人旧刊有第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_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勝其官勝堪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則見功則見功讀負荷也任也兼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服言心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爭字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同功工故莫爭訟飭令作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蔽力讀蔽與角通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治也堯舜一有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治要脫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王爾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則萬不失矣言萬不失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治要有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以罪而不見見安偃剖背見安盲者處

平平地而不過旧刊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孫本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

評論奚仲
魯般字也
孟子所謂
正其人也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也術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異舊利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縫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典曰讀書通訓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縫處以表識之亦通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亮不得也讀言雖亮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主厲廉耻招仁義山曰招猶揭也莊

以乱天下也今案招猶招牌之招讀不輕云昔者介子推無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鑛曰此等語又

字誤莊子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故人主結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二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曰注謂

字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之不改原曰注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按事反其實也原旧注禍賊當誅
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旧刊作禍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

有易身之思言易主也自君言之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偏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省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注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燕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人見

說而不能離歾命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以相窺備內菑相為耳目以候主隙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亡旧刊禍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通讀非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亦復生也如此則上無殷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也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楮塹讀外節也楮暴兩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資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言內

蕭牆疏屏也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千里也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資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近圖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此本廢法求治忽近

功名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成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排字法是波瀾是

頗挫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美也逆

人心雖資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勢舊刊脫勢字群書治要亦有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促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日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下字單作則字非臨千仞之谿舊刊誤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鎔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舊刊金

文輕鎔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注奉也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舊刊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而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恐便字人主之患在其之應故曰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何孟春曰是之在令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梓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舊刊作便凌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其一而未得其二也三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飯子道曰不足猶不饜也今按惟日不足之義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增不為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鳳卿按當
作信上文
親近者定
於信可證

叔章小按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信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世楷本作常立選注同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注作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

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庶幾此篇

古之四子講德論注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望亦

因字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治

作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法粉下脫
傳字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酒垢非而察難
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法急緩法度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
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
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
民不失命於敵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創傷也雄駿之士豪
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云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鮑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有孔甲盤盂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千歲之壽操鈞視
規矩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良劍而齊萬民
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
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
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茲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
體紀綱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雉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
如此故天下無舊刊不治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載讀謂君上
如天地也覆育之心如天地也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
通小助不擇細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就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下谷之滿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指墨子歷為山川歷藉義同言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因其勢治之也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為舍不刊順作僕似勝言朴素伏行非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也也治老篇為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韓子解詁卷之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

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己故

七術

上刊有第三十字連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舞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補張榜曰儲說六篇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實簡約可誦以後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後貫事實簡約可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叅觀。衆端以

也。欲采衆直，必叅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字。
 叅觀注衆事之端，相叅而觀，譬如執兩端之端。旧注端直

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聽責下讀責一聽之而也注

非^レ旧^ノ注^ヲ專^ニ聽^ク一^ヲ理^ヲ必^ズ有^ル失^ヲ責^ム下^ニ不^レ能^ク則^チ不^レ明^ナ法^ヲ能^ク聽^ク之^ヲ誤^ル五^ノ曰^ク疑^ハ詔^ヲ詭^ニ使^フ讀^ム以^テ疑^ハ事^ヲ令^ズ之^ヲ也^ヲ增^ス固^ニ

守其聽不疑貳也。旧注疑危而制六曰挾知而問。增挾我問。之譎詭而使乏則下不敢隱情。

也之七曰倒言反事舊注或倒其言或盡其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

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原旧注不參謂偏聽聽有門戶讀言君所聽信

唯一人猶家所則臣壅塞原舊注各聽其所從若其說在侏

儒之夢見竈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人煬焉哀公之稱草

衆而迷原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友矣故齊

人見河伯信讀使見河伯也原旧注齊王尊與惠子之言スト其

半也疑則原注曰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今皆稱不

曰與字當移在哀公上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原曰注叔孫專聽豎牛故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人後乃事楚按遷評本作乙肅公侯之子也秦貶其号曰君

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是以前主雖貴哉之貢原曰注

更甚也。讀注：二擁字壅同。是以明主扣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而察。一市之惠。原旧注：雖一市

猶未可信。况三人乎。

叅觀

陳本置之觀
聽章頭下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法吏以嚴斷增吏疑更故仲尼說隕霜原注仲

尼對哀公原注言隕霜不殺而殷法刑存灰將行去樂池原注將

行官名原注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言辭樂池原注

而文七年樂池原注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相秦也原注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重輕罪原注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故先重輕罪原注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水火焚而人不救則原注音他成驩以太仁弱齊國原注音他

增成歡蓋戴驩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弱齊國言以齊國為當弱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也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音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三

死原曰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勾踐知之故式怒鼃原曰注勾踐知

賞式怒鼃以招人故昭侯知之故藏幣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也

孟賁專諸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

也之效是以效之讀此三子句言效也其拾蠶握鱣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聽一聽為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注皆以

不聽之過也前後恃於前則愚智不分故云一聽則愚智必分責下則

人臣不參責原曰注下之材能一參其說在索鄭其說在索鄭原曰注魏王

故索鄭而合之不思而原曰注魏王而原曰注魏王而原曰注魏王

可謂與吹竽原曰注混商吹竽是下責下故令得參其思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胥為嘗試原曰注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趙紹

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趙紹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王

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王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原曰注韓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王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原曰注韓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王

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以

有切之而應侯謀弛上黨原曰注韓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王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

散意終不敢為效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曰注謂此得主之

散讀龐敬事則即也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曰注謂此得主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四

子之以白馬原旧注謬言白馬子產離訟者原注分難訟者
嗣公過關市原旧注知過者之輸
金便得聽察之稱過恐遺古本傳作謹

倒言七

右經旧本不

傳一注旧刊無傳字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休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旧刊作賤難四作淺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劉楨詩兼燭也一物

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旧刊一人君兼燭一國旧刊有一人

諸本難四不能不能無一人擁也增壘同原旧注一人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對

錦貧人則後人無從見矣旧注一人煬則蔽寵之光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旧注此譏彌子瑕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乎出國策衛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旧注舉事不與衆

則迷也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旧注一人知一人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

軌乎李孫者十三舉魯國讀言盡盡化為一原旧注舉國既化

是非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旧注境內之人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太平御覽
作水神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益章曰晏子增說誤漢聘魯哀公晏子春秋問曰語曰莫三
志注晏子名嬰謚平仲
 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李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一言謂其言於李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神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原
茲臣設事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
 立之焉有間時也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原曰注直信一
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原曰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增魏策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偃兵策以魏合於
齊楚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
 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
 盡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曰
疑然後謀增呂氏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
讀疑也者義上句而言為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
 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曰
注若

正文半
脫也

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原旧注無致疑

主者固猶素也或曰亡其半者也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將於魯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壬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山云一無君矣二字君賜之玉環壬已

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逐仲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

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

逐之丙出之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

求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旧刊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山云當作大慘按慘辱也莊子

此不參之患也傳言一聽豎牛而不與他人參佐也

豎牛之字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倍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楚葉有

字然則若白公之亂策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奔鄭鄭

殺子西得無危乎原曰注不其言人惡則曰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注原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見增魏世家如耳

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

主蓋初居趙以敵舊刊刊行之字荀如耳尊魏姬荀子注以耦

世姬荀子注作池姬池姓陳有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曰注賤不下偏

上得罪刊作必坐於上注下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曰注今兩受勢重則其益樹壅塞之臣也原曰注

嗣君之壅乃始增自此始諸本作始也讀乃

夫矢來有鄉原曰注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曰注謂

以備一處即甲之不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原曰注

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山云室室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蒞也原曰注言君亦當

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

下文作龐敬見魏策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及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

陳深曰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

傳二

原注凡十一事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

蓋晉陽

行石邑

廖文英曰行巡覽按視也

山中澗深峭如牆

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

讀言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

曰人嘗有人此者乎文選

嘗有

對曰無有曰嬰兒

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胸前抱之胸乳養

故曰

癡聾

文選注

狂悖之人

選注

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人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

舊刊

之無赦

文選注引

猶人澗之必死也必

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選注作民

何爲不治之

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先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

夫火形嚴

以其猛

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

一曰故字

子產死游吉不忍行舊刊忍

作肯

嚴刑鄭以年相率爲盜處於藿澤

左傳昭二十

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

率帥

一旦夜而僅能克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左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山

云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菽按舊刊作桃李何為記此仲尼

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宐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

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君人曰作人君曰注言人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山潘云漢志秦

鞅為政以弃灰於道必墮人必關故設懸刑以絕其子

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

人原旧注灰塵播揚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所惡也而無存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其也而無離

原旧注因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刑罰也此治之道也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

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原旧

酷也讀曰無存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也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陳深云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

抵尚嚴刑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

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伍中道而

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

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

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原旧注言在客之以讀少客言客

新刊韓非子解詁

尊虞商為大客。夫從以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實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一作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人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生也也。趙本不來。一作重輕罪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輕刑去重刑。增當作以重刑去輕

迂評接
上提

荆南之地

荀子楊原注

麗水之中

楊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

在益劬永昌郡中有金如糖

生金人

荀子正論斬斷枯

禁得

引批點本禁字句荀注

而輒辜磔於市

荀子正論斬斷枯

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磔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磔辜義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歟。辜即枯也。又引甚衆壅離

離

離離通設

其水也

又設防禁壅離令入離

而人竊金不止

荀子注

夫罪莫重辜磔於

荀子注

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

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

罪故今有於此

脫人字

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

言為政當必罰

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

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爲也。

言為政當必罰

又設
字
日十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溫賞之
賞

魯人燒積澤昔子注獵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倚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云句救火者盡賞之字惠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空也

行賞國資賞之不能盡充重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死增孟

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魯亦有此制耶令未下遍而火已救

矣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禮也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有罪也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原旧注太仁則縱之驕奢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内作外此亡國之本也夫為人主

必以一柔不斷為主德成驩知之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切且安至讀且將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九

十三

慈惠成功能對曰王之切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

可乎劉頂溪曰言太慈是以取亡迂評同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布帷之屬軍中以遮敵望也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

此為名則以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大當喪

者讀喪主也山云當掌通言相喪大戮死增死互作屍穿無名罪當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葉無之字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原

注魏襄王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衛葉之白金吳注

其失政廢刑耻焉帝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原田注左氏

左氏中增外儲右上有吳起衛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讀王指衛君疑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原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大刑故無小伊訓爾雅惟德罔小萬謂國山云大禹謨宥過無

邦惟廣爾惟否德罔大墜厥宗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據漢藝文志文非田文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宜則有伐吳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按當作八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章若增

如猶似也如臣者論語如我數年也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原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反又云牛馬之就山藪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吳越春秋大夫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恐有字

死增山云者死倒讀比於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舊刊作人塗其體被濡衣讀以泥

水濡衣而被之皆赴火者舊刊作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土而進之土聞鼓音破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也障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注亭故也於是乃倚袁孝政引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還復賜之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五

國大夫
國卿之
大夫同

地守人作
民下皆同
的作約注
音標令下
間有且字
及作力字
射也間有
故字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
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行大夫二字曰明
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大夫以賜之上田宅人爭
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
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為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巧

宋崇門巷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君宋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劉新論
越王勾踐
好勇而捐
關姓國人
或曰氣左
傳通見左
地雅順目
怒龍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歟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歟也出見怒鼃讀謂遇蛙乃
為之式有戰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徙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
物見敵而有怒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

之足以勸舊刊人矣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舊刊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自劉歆以其頭獻者舊注劉歆故越王將復吳報而試其教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曰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不懼也

絕頭剝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功

其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武怒蛙以

韓昭侯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下一

特頻笑哉舊注頻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頻笑遠矣吾必

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頻有為頻而笑有為笑今天袴豈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風以矯弊

鱣似蛇蠶似蠋郭璞曰蠋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漢者握鱣利之所在則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

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原曰注宣王歟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叢對曰一而聽之今按言人々而試之其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十字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舊刊有疑已外市也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曰注許不之得而知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原曰注若功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所欲也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

三國兵
別提

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三國兵至韓王增當作謂樓緩曰秦昭九年相秦而免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且與之大費也復戰事疑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增講通和也對曰夫割河東大河之東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策注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不講三國入也秦王謂樓緩注魏記襄三國攻秦入函谷攻秦秦昭九年秦策三國入韓增入韓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入韓二字本

注文誤混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王利衍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注王必大舉王必大悔王利衍曰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定原注講矣日注言講事斷定增戰國策王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而悔無

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吳注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指其

主之術也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寶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聽字法同又魯語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晉語為後世之

並訓使也注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秋

徙民也言在一而已原曰注廢上黨奔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差者弛移通用弛施同蓋言與趙以一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初見秦則邯鄲口

中虱也則曰注邯鄲危如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下後者至

者以兵中之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劇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曰注今上黨

多也似為要地矣又煩也辭也設為二計以試秦王意所欲也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謂移易其兵以臨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行去之也悉

同察以得入之情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曰注公大夫亦遣為市者立有間無以

讀特喚還公大夫亦遣為市者立有間無以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旧注大夫雖告以

不敢為茲讀市人皆謂麗敬與大夫相語而大夫雖以實告之亦不信也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增

子在聞下有字乘輶車輶車車之有衣蔽者荀子注輶車下同至荀子注引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輶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間荀子注引刪語李史受

筭旧注遣同輶車故實奏筭本令同奉筭彼當易其辭鳳卿按注實下恐脫告字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也今按不必移置文字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少庶子官名顧及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塞路也太宰因誡使者以庶無敢告人

折以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不敢為私也

兵畧訓諸侯沮瞻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雄

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作蚘潛確類書引作蚤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昭侯

侯以此此旧刊脱察左右之臣不誠旧注割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使者言所命之人兩使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唐風鄭箋道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

多人入田中亟舉其數上之具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吏不務曲杖甚易得

字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旧刊能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史增御史疑御史魏策安邑污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以庶子佯愛之讀原曰注佯愛其妾注非以知御史陰

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轎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原注凡六事陽山君相衛增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

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而言陽山君疑聞王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旧注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

之必憤而言王之疑亡也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曰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王知之注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山云使得一得使知之作也舊注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上文作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鳳卿按關市賞作關吏苛難之

譏阿難因事關市以金與與衍關吏乃舍之世楷本嗣公為

關吏為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荀子王制

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注引云

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迴遣之關吏大恐以嗣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衍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母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汝金而汝因

人後關市關市何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議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抵

右傳此二刊有

